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【科幻小說】

# 晴晴

□一度

志輝是個三十九歲依舊北漂着的外企職員，連續幾年春節回家被催婚，催得緊了，終於決定報名到紅娘網徵婚去了。志輝也算舊式文藝青年，自然是有品位的，要王祖賢的眼神，有點林青霞的落寞，最好帶點周迅的精靈古怪，想想，又加上一條，還要有點憂鬱氣質。紅娘網啓動對象匹配後，一個叫晴晴的女子宛如出水芙蓉般如期而至，志輝欣喜若狂。

約會地點當然不在那些連鎖咖啡店，而是一家叫「街角」的主題咖啡店，晴晴穿着純白的棉布長裙，長髮如水，斜背一個挎包，手中拿着卷志輝最近很痴迷的《寫在人生邊上》，在咖啡屋的窗邊靜靜閱讀。

志輝坐下點單問晴晴，晴晴淡淡說清咖，正和志輝想像中一樣，兩人相談甚歡，志輝又問第二日去哪裏遊玩，晴晴想了想，說到天橋藝術中心看看話劇吧，正好上演《牢友記》，又合了志輝心意，志輝一路小心送晴晴到地鐵口，看着那清麗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方不捨轉回，一路上覺得今年自己運氣真好，看來真是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了。

接下去的約會都很順利，志輝開始悄悄準備婚禮，想帶晴晴先回家看父母，看來終於不會再尷尬面對父母了，而自己的美好人生也要開啓了。

像紅娘網這樣的良心企業真心不多啊，志輝越想越好奇，為何他們對客戶的口味瞭如指掌，於是在朋友中極力推薦。

志輝微信加了紅娘網公眾號，到處轉紅娘網的廣告貼，義務做起了廣告員。

直到有一天遇到一個哥們，幾年前跳槽到紅娘網做「碼農」（程序員）的。

「哈哈，紅娘網的數據挖掘能力可以吧。」這哥們爆了一個大大的傻笑的表情包。
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志輝嚇一跳。

「我們是根據你的數據分析出你的喜好的啊。哈哈。你的日常網絡行為數據都在紅娘網的數據庫中啊，例如，你在大豆網購過老舍茶館的演出票七次，你在天橋藝術中心看過五次，其中德雲社的演出一次，其他都是話劇，你還在國家大劇院看過兩次京劇。數據分析認為，第一你是文藝青年，第二你的愛好比，較偏重中國和小清新的口味，在古典和現代之間。你在亞馬遜買過的書有：白先勇的《孽子》、龍應台的《背影》、張愛玲的《小團圓》，你在微信圈最近曬過《寫在人生邊上》，電影《老炮兒》，對吧。你在微信群中討論過老炮兒、大樹，還和別人爭論過張國榮的

出櫃。」哥們在繼續往下說，志輝覺得頭皮發麻，想想還是不服氣：「可是你們怎麼知道我會喜歡晴晴那樣類型的女孩子的？」

「根據對全國幾百所高校男生的喜好統計發現，男生喜歡的主要女生類型是：一、身高，一六五厘米，二、體重九十八斤至一百零五斤，加上你的愛好，再加上文藝女青年的特質就可以了。」

碼農哥繼續着：「還有，根據你登錄紅娘網時候填寫的信息，模擬了比較近似的臉型，然後我們加上過濾條件，最後從幾十萬名女孩中選定了晴晴，我們計算中心現在的處理速度，大概一晚上就能篩選出合適人選了。」

志輝有種被窺視了隱私的尷尬，臉都紅了：「你們這些碼農不得好死啊，但我還是不明白，想找就能找到，難道晴晴這樣的女孩不是很搶手的麼，相親這種事情，不是一般都死得很慘才對嗎？何況，按照我的條件麼。」志輝其實想說，這樣的女孩，難道不應該早就被人包養了麼。

「哈哈，紅娘網可不僅僅做數據挖掘。」碼農哥又發了個姚明的表情包，「紅娘網到老少邊窮地區的農村搜尋十五歲左右的女孩，開始培養她們，吃飯、坐姿、看書、健身、化妝，甚至微整容，簡言之就是個淑女學校，等到了二十歲左右根據個人的特長進行分析，並進行細分，有奶茶妹方向的，有文藝女青年方向的，有健身運動型的，投資非常之大，哈哈。」

「你們……你們可以的哈……」「當然，經濟利益驅動一切麼，不過我們的下一步目標更大。」碼農哥又發個表情包出來，不等志輝問，繼續說道：「我們正在研製美女機器人，說到底，男人結婚，不就是解決性福生活麼，真實的女子會有出軌、離婚的風險，機器人不會。」

「是包括做家務的那種嗎？」志輝問。

「不是，我們前期實驗發現內容過多程序容易出錯，所以家務另外研究出了家務機器人，這個美女機器人麼，只要會吟詩作對風花雪月就好了。」

「那我是不是應該等你們的美女機器人研製出來之後再結婚啊。」志輝氣結。

「那個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也可能很快，也可能要再等十幾年，對了我們母校已經有了第一台美女機器人，用的是仿真皮膚，皮膚表面的神經元也很多，對於語言識別能力已經做到了，但語言應對還停留在比較簡單的階段，只能做一些簡單的問答。」碼農沒有發現志輝的變化。

「是不是以後女人都可以被機器人替代啊？」志輝無力地說。

「這個主要是看功能，如果只是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，男人也是可以用機器人替代的。」

「說的是啊，我這種朝九晚五的職員也大概可以被機器人替代了。」

「這個我不敢說，畢竟完美機器人的研製沒有那麼快，不過，根據我們現在的語義分析功能，機器作詩寫文章倒是已經可以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是的，晴晴寫給你的情書都是我們系統幫助擬稿的。」碼農的情商比較低，完全沒有想到這句話對志輝的衝擊，志輝覺得頓時血湧上湧。

「是怎麼做到的？」志輝想起晴晴寫的詩句：浮生若夢，楊絮飄滿了京城，歲月老去，纏綿是你的唇齒。這些才情四溢的詩句難道只是語義分析組合的結果？」

「這個太專業了，簡單的說，相似詞語的配對、分析詞語出現的頻率、相關性等，進行專業分類，例如頹廢派、多愁善感派、激情派、宏大型的、精緻

當數據潛入皮膚滲入毛孔，無所不在融入我們的生活，這世界還有多少真實的存在？

型的，分類太多了。但是分類越多，創作越接近真實。」

真的是浮生若夢啊，原來在人生的邊上，自己一直被一個冷酷的眼睛注視着，志輝一身冷汗。

晚上，晴晴的電話來了，約他明天去試婚紗的時間。

「晴晴，能不能等一等，我們的發展太快了太快了，我想靜一靜，好嗎。」志輝用盡量平和的聲音說。

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，許久，晴晴輕輕嘆了一口氣，「後悔了是嗎？」

志輝慌了，生怕晴晴生氣，「不是不是，我覺得我配不上你，我長得並不帥，身材也發胖了……」

「那我讓我們系統給你出一份健身管理計劃吧。」

志輝呆住，「健身管理計劃又是什麼？」

「根據你的體檢結果和你的日常飲食習慣問卷調查、最近一次醫療的信息等，制定一個和健身減肥相關的計劃，並有專人實時監督，我就可以做你的健身管家，包括給出飲食的安排、每餐卡路里的計算、定期到健身場所鍛煉的記錄，定期檢查並記錄體重、體脂率的變化，我還可以推薦健身教練給你，在體脂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後開始練肌肉，塑造身材塑造線條。」

「你沒聽說過那句話嗎？每一個胖子都是潛在的帥哥。」

「一定要這樣嗎？」志輝從小不愛健身只愛健腦。

「這是個看臉的世界。」晴晴輕笑。

志輝想，如果換成機器人會不會說這樣的段子？或許也會的吧，只要那些可惡的碼農定期將一些網上的段子更新到他們的數據庫中。

「這、這、這是被程序化了的人生啊。」志輝嘆氣。「晴晴，你真的願意這樣被程序控制人生嗎？」

電話那頭許久沒有聲音，志輝隱約聽到鍵盤的敲擊聲，或許她是在系統中尋找答案嗎？

許久之後，他以為晴晴掛了電話，卻聽到晴晴猶豫地說，「我覺得，我覺得，還好吧。」

這應該不是程序的答案吧，至少那一點點猶豫。窗外月色如水，志輝想起碼農最後的話，數據就是一切，你就是數據，你無路可逃，因為這個世界制定規則的不是你。

一度，曾旅居日本九年，現居上海，任某著名IT企業主管，為人妻為人母，時時客串寫作，亦是活躍於多個熱門網站的網絡寫手。



【散文詩】

# 朝霞 (外二章)

□姚 船

從黑暗中來，到光明中去。當霞光撕開夜的黑暗，黎明的天邊開始泛白。

緊接着，緩慢泛黃、泛橙，變紅、變金。瞬間，金色的朝霞光芒四射，染滿半天。

雲朵鑲上金邊，屋頂鋪上金磚。一片輝煌，無比燦爛。

人們起身，打開窗戶，迎接這晨早亮光；鳥兒啼叫，飛出叢林，展翅在廣闊天空。城市動了，鄉村動了。朝霞喚醒了千家萬戶，朝霞喚醒了沉睡大地。新的一天開始了。

新的一天，充滿光明。霞光拉着紅且巨的太陽噴薄而出。朝霞，是太陽的霓裳羽衣，烘托出萬物之主的莊嚴偉大。朝霞，也是太陽的先驅，它用綺麗的五彩鋪路，掀開當太陽高高升起，朝霞毫不猶豫融入明媚亮麗的陽光中。它不迷戀自身的婀娜多姿，甘願和億萬個兄弟姐妹分子合為一體，為萬物生長發出一點光和熱。

朝霞沒有消逝。它灑落在人們心坎裏，為希望和理想，披上了壯麗的色彩。

## 霧

霧。朦朧之美。近處街樹，遠處高樓，均在朦朧中。似有若無，在濃霧中隱約。汽車的前燈像神提的燈籠，綽約而來，映入，淡出；又映入，又淡出……窗框套住，一幅空靈、動態的山水畫。

霧。神秘之美。輕紗飄渺，雲絲縈繞，置身夢境中。眼見為虛，實在何處？向前走，看不到遠方。再走幾步，仍是一片迷惘。只能靠心靈去感應，靠腳步去探索，眼前這個奇妙的世界。

霧。濕漉漉的，雙手一抓，像能掙出水來。

霧。沉甸甸的，凝在臉上，眼皮都張不開。

都說，霧裏看花，看不明，猜不透；霧如人生，人生似霧。也許，霧是人生的淚蒸騰而成。它幻化成眼睛屏障，模糊人的視線。然而，當風一吹，太陽一照，剎那間雲消霧散。眼前的一切，坦坦蕩蕩，不再迷惑。極力遠眺，你能看到很遠很遠。

呵，人生路上，應該有霧，那怕是暴雨狂風；人生路上，需要太陽，哪怕是烈日毒焰……

## 露珠

清晨。片片綠葉上，托着點點露珠。小小水珠，晶瑩剔透。滑溜溜的，拿不起，沾不住。

朝霞用奇妙的筆，為露珠染上美麗的色彩。閃閃亮亮，像綠盤上的粒粒珍珠。呵，別看它小不丁點，卻映現着太陽的光輝。

微風吹過，露珠輕輕晃動。它留戀陽光和綠葉，不肯離去。突然，一隻小松鼠在花叢中竄過，一陣激烈顛抖，點點露珠跌落土壤，摔成碎片，一下子不見蹤影。小松鼠像有靈性，爬上圍欄，站住回頭一望。是戲謔？是遺憾？牠打碎了一個美好的憧憬。

我喜歡露珠，它是大自然的產物，沒有絲毫雕琢，純美而不奪目，更不在桂冠和胸前炫耀。

呵，可愛的露珠，明天是否還會見到你，在這清晨的花叢裏？

姚船，作家，一九八〇年移居加拿大，曾任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會長。

# 漫步藍巴勒

□曾偉強

從此岸到彼岸  
誰掌一葉舟  
而無論向東流  
還是往西走

這裏恍惚有一隻鷺  
高在那裏盤旋  
是尋找還是等候  
迷路的小鮮

久違了的水母  
孤獨地起舞  
同伴都在彼岸  
而你獨留

岸頭陌生的毛羽  
默然站立枝極  
是在等待決起的時刻  
還是什麼

枯葉醉倒新綠旁  
是浪風催青  
還是春酒太濃  
而波影依樣依然

藍巴勒海峽的浪花  
從彼岸到此岸  
而無論向東流  
還是往西走

曾偉強，香港詩人，作品散見於兩岸三地。著有《想飛》、《藍巴勒隨筆》、《吐露港的星空》等。



# 鷹的故事

□陳德錦



窗外，一隻深褐色的鳥倏地掠過，抓住一棵金合歡最高的枝條，虛張聲勢叫了幾聲。張眼一望，是一隻樹鴿，不是盼望很久的老鷹。有時坐巴士經過昂船洲，不自覺地往小山丘上望去，眼力所及卻是一片空白，不見鳥飛。要是不在密封的車廂而在野外，也許憑聽覺可以辨別牠們的動向。一聲尖銳有力的長嘯，接着是幾聲短促的啾啾，標誌着黑鷲飛近，找到牠們展露捕獵本能的場地。

黑鷲 (black kite)，即我們常叫的麻鷹、老鷹。昂船洲是牠們多年棲息的一片土地。那裏高地本來有一片綠林，近水處容

易捕捉兩棲類動物，牠們以此為食，海面的腐肉也可飽腹。近年由於道路的開發和貨櫃碼頭的擴建，這個「麻鷹島」已無復舊觀。黑鷲是敏感的環境觀察者，牠們陸續遷離、另尋棲息之所，實在無可奈何。

我還是很小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一個相熟的鄰居走來家中（她有一段時間幫忙看顧我們姐弟），滿有興致對我們說：「南灣海面出現了一隻大鷹，飛啊飛的，張開翅膀有十呎闊！」她把兩手平肩伸起，描述牠的翼展：「比我張開兩手還闊！」這件濠江軼事我早已淡忘，大概也沒有幾個澳門人能記起。已故作家方寬烈先生在他的書裏提及，我的記憶才猛然醒轉。翼展十呎，體長便逾三呎，在猛禽類中確實罕見。

在鷹科和隼科的家族中，香港的留鳥，除黑鷲外還有蛇鵟 (crested serpent eagle) 和游隼 (peregrine falcon)。蛇鵟，顧名思義，喜捕捉蛇類為食。但蛇的數量在香港郊野也日漸減少，蛇鵟缺乏天然食物，捕食能力大概也衰退了。雖願作留鳥，也難耐飢腸轆轆。新界嘉道理農場有一個庇護站，收養的正是一頭失去

捕食能力的蛇鵟。

論飛行速度，游隼是鳥中的王者，能以每小時三百公里的空速 (airspeed) 俯衝，掠取幼小鳥類為食。以香港海域之廣、幼鳥繁殖之量，游隼不會絕跡。最怕是海洋污染日甚，幼鳥本身也感染了各類病毒，鷺鳥餐後也自身不保！怪不得給猶太人大力抬舉的老鷹，卻又被指為不潔之物。《申命記》還記載了以下猛禽的名號——鷹、鷲、隼、鵟、鴞，但都不可以拿來烹吃，否則可以送掉性命。

談到老鷹，很多人都聽過那「鷹的再生」故事。大衛的詩篇提到「祂以福樂使你的心願滿足，以致你好像鷹一般恢復青春的活力。」這大概是故事源頭之一。「恢復青春的活力」一句，舊譯本作「返老還童」。這「返老還童」的故事說：鷹最老可活到七十歲，但到了四十歲，牠的羽毛長得太密，變得粗糙不整，飛不起來。牠的一雙爪子退化，無法抓住獵物。牠鈎狀的喙子變得過分彎曲，軟弱無力，不能捕吃。於是牠在石頭上磨掉喙子，直到完全脫落，等候新喙長出來。再以新長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拔出來。新指甲長出來後，再用爪子把

不好的羽毛除掉和修理。這過程需時數月，其間要忍受寂寞和痛苦。新羽毛長成後，老鷹能夠再次飛翔，並能再過三十年歲月。

這故事中重生的鷹，已接近神話中引火自焚的鳳凰了。不過，根據生物學家分析，鷹的壽命約二十年，也不會經歷上述再生的過程。科學上「鷹的再生」是站不住腳的。猶太先知對鷹的頌讚，是隱喻的說法，他們相信上帝能賜人「再生」的力量。

保護雛鳥，展翅上揚，回復青春，鷹的故事說之不盡。不論故事真實與否，都不應使人氣餒。別看牠低微地吃蟲抓鳥，當牠張揚一對「若垂天之雲」的巨翅，或引體上升，或高速滑翔，或盤旋而下，就叫所有大小鳥兒聞風喪膽。只要看不同民族的圖騰、徽章、旗幟、貨幣、商標上面，常見雄鷹展翅，就明白牠不是簡單的飛禽。像鷹一樣活着，表示目光銳利，能看透世態人情；像鷹一樣活着，也表示氣魄宏大，既能開拓也能包容。牠不是掠奪者而是天地間的智者。

陳德錦，香港作家，詩人。